10637161280619 6 PL2685 .A6 1624 Su Zhanggong mi yu v.8 chi rl

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十二

書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淳于髡傳後

書孟德傳後

書東皐子傳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若逵所書經後
書醉翁操
書天慶觀壁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書逸少竹葉帖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戴嵩畫牛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海苔紙
書墨
書呂行甫墨顛
書廷珪墨
書諸葛筆
書諸葛散卓筆

書吳說筆
書硯
書呂道人硯
書鳳咮硯
書畫壁易石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書贈孫叔靜
書臨皐亭

中山大沼居然有五岳突兀大海洄激之勢

蘇長公密語卷十二

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纂輯

書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

陳眉公評
善爲居士出脫

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閒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巳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閒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

精語

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

（句）（焉）

將隱矣

王聖俞評東坡文字妙在鼓舞淂一主論必鼓之舞之以盡變兎起鶻落自有餘態

陶石簣評一句一折釋老之胸莊騷之舌

鍾伯敬評說理不腐

景石公評上總是馬遷酒極則亂句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旣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葢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巳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即觀變識妄語玄甚

虎態出盡人情亦然

層〻記入妙甚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

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上聖俞評却奇至匯

鍾伯敬評此正養氣之說了此天下無難事矣

又評妙理妙論不及真如此說來真妙

三無功嘗恨不逢劉伶與阮户輩飲予聽之若恨不逢無功皆同一真味

李卓吾評妙

妙

書東皐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

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

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

上文侶掃東皋

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

太過得風方澹逸瀟洒

子光游好養性服食豫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

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王聖俞許東坡蓋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

與東皋子意趣未暌也以此寄尚友之意

劉越石評是真得趣于酒者謂爲坡仙可謂

爲酒仙亦可

鍾伯敬評一段大悲憫意以歡喜心行之自寫

出大菩薩心行

陶石簣評說法華蓮花喻品來

又進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忻慕之全亾子見父厭離之極痔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飰俱爛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飰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精語

王聖俞評道中不涉諸趣由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便設法在上乘則不須也

寫愚俗曲盡
李卓吾評趣
鍾伯敬評恬字便妙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

可謂充類至義之盡

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
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
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
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
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王聖俞評慘不忍讀

鍾伯敬評癡心積習惟此語可以解之一經
正論便失之矣

就字参禪

眼前語人都不能道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匀平無有麄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一忘失一

文章之妙自然之節奏復如是

何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了評妙

王聖俞評 故是慧心人

李卓吾評 亦趣

詩琴之外別
肴神契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勘○眼○

想頭玄

形○字○太○妙

王聖俞許此詩題清遠爲上意解次之王夷甫猶嫌太解明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聖俞評文至東坡真是不須作文只隨事記錄便是文

東坡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觀此何如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凉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歲晷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眞可爲惕然也

王聖俞評 感時撫事

酬柴桑詩云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遊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寳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王聖俞評逸少書詎須更贊一辭只如此便見鄭重之至

直發書法之秘
李卓吾許好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

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
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
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
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
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
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
張長史艸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

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

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陶石簣評高論老筆恍若史傳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

以知微重永昇

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嬉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

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夫昇同年而語也

陶石簣評可以喻道

王聖俞評東坡善畫故知畫知畫故言入底裏

戴嵩當師牧童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王聖俞評所貴當家○藏畫者尚遺笑牧童寶古者鑒之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此類

陶石簣許書畫說法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

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
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
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玉聖俞評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手如後世理学名公未及善作詩文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上聖命許莊則物之貴賤何常

海苔紙今已無矣後何可得書以付子大看

寶惜意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黒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王聖俞評茶墨白黑東坡每々言之而此最勝坡公云世人論墨多取其黑不取其光使其光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觀此則寶墨者又當論黑白之故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王聖俞許𨼻(?)甚銘龜故不待言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爽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老聖俞評誠然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廷圭唐李超之子初至歙以墨名家形色異衆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徹精𢙺神欲强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王聖俞評類態

學杜有所當知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技至精巧藝与道合非學所及

黃山谷云東坡喜用宣城諸葛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筆生書字無得諸葛筆則婉轉可意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諸以為今人但好奇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喜凖鈞懸腕故書家亦不服此論

可感可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王聖俞評良可歎息

大字數語臨池者須置座右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王聖俞評洋洋來○說得塋

每因一能而旁及數種以其波瀾處

澄泥硯唐人品硯以為第一

人棄我取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澄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王聖俞評澹然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眞者爲黯黮灘石所亂耳

王聖俞許須与拈破

似之亂真亟獨一硯

只一句已盡石之美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王聖俞許讚此志喜
王晉卿求詩欲易海石彼公謂能以韓幹馬易之則許晉卿難之可見以石易畫以畫易石隨興所到大有韻致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公昔遺予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內非湯非氷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王聖俞評：此以養訣傍事作戲

非北歸無此光景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王聖俞評得意自別

對境寂然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慚慚愧

王聖俞許邀思寥廓意到筆隨人人有此都

被坡公拈出

蘇長公密語卷十二終